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 直面真实的独行作家

北京时间10月8日晚,瑞典文学院宣布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表彰她的“复调写作,是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一座纪念碑”。

曾有人问S.A.阿列克谢耶维奇：“你撰写这些著作,自己居然没有变成疯子?这种压力是普通人心理无法承受的。如果是一个软弱的人,那么写完你的任何一本书,肯定得进精神病院。你不是录音机,你是个活人,你得把所有的一切从心里过滤一遍。这些可怕的资料,会不会改变你的心灵?”她说：“我是自行进的,我完全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这句话可以概括她的生活和写作特点。她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独自一人记录着这个时代的声音。

► 阿列克谢耶维奇



续写俄语文学辉煌

第一次读到她的作品,就感觉像在阅读19世纪的俄罗斯经典作品,而不是出自当代作家之手。她更像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的伟大作家。

阿列克谢耶维奇是白俄罗斯作家,1948年生于乌克兰,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她的作品主要是纪实文学,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简体中文版已有四部出版:“二战”亲历者口述回忆录《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和《我还是想你,妈妈》,关于阿富汗战争的《锌皮娃娃兵》和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因为坚持独立报道和批判风格,她的独立新闻活动曾受到政府限制,代表作《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曾被苏联有关部门大幅删节后才得以出版,《锌皮娃娃兵》也曾被列为禁书。1992年,她在政治法庭接受审判,后因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的抗议而中止。她还曾被指控为中情局工作,电话遭到窃听,不能公开露面。2000年,她受到国际避难城市联盟的协助迁居巴黎,2011年回明斯克居住。

开创新的纪实体裁

S.A.阿列克谢耶维奇可以说为世界文坛开创了一种新的纪实体裁,她对既有的历史记录方式,在根本上是质疑的,而且直接挑战了过去载于文字的历史。

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这部作品里,她就说过:“已经有数以千计的战争作品,薄薄和厚厚的,大名鼎鼎的和默默无闻的,更有很多人写文章评论这些作品。不过,那些书通通都是男人写男人的……关于战争的一切,我们都是从男人口中得到的。我们全都被男人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感受俘获了,连语言都是男人式的。”

在《锌皮娃娃兵》里,她重述了自己的观点:“为什么我会产生写《锌皮娃娃兵》的愿望?为了表示抗议,抗议用男性的视角看待战争。我去了公墓,那里安葬着空降兵。将军们在致悼词,乐队在演奏……我发现,这些成年人都沉溺一气,只有一个小姑娘的尖声细嗓冲出了其他声音的包围:‘爸爸,亲爱的爸爸!你答应我要回来的……’她妨碍了发言,被人从棺材前拉走,像拉走一条小狗。这时我明白了,站在坟墓前的这些人当中,只有这个女孩是个正常人。”

其实她并非简单地从女权主义者的立场来反思战争,而是从更人性的角度来看待战争。这就意味着,人们需要重新认识战争里最弱势的群体——女人和儿童,以及那些在重大灾难事件里充当“炮灰”的人。

关心人与人的生命

在切尔诺贝利那本书里,也是如此,她

永远是从最弱势、最容易受到伤害者的视角来看待所有的灾难。

她冒着核辐射的危险,深入切尔诺贝利,采访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她曾在访谈里说:“你来到某个村庄,村里的人已经全部搬走(有些村庄连同茅屋、水井、圣像都一起被埋了起来)——只留下一尊列宁纪念碑。我还记得,有一次,黄昏时分,我们乘车开进一座村庄,那里只有阵亡烈士墓、公墓和列宁纪念碑……对于可触、可见的牺牲物,我们已经司空见惯。我们等待出现双头的雏鸡、无刺的刺猬。最初,谁也不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规模,谁也不了解可以杀死你身上的未来。”

这本书催人泪下,尤其是对受害者亲人的访谈,这是最真实的对话,这些文字跟我们平常看到的新闻报道截然不同。受访人吐露了最真实、深刻、沉痛的内心感受。书里写道:“很多人突然死掉——走路走到一半,倒在地上,睡着后永远醒不过来;带花给护士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一个接一个死掉……”

正如《锌皮娃娃兵》的译者高莽先生所言,切尔诺贝利这本书里揭露了很多苏联政治、科技、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切尔诺贝利的爆炸和核泄漏证明苏联人民是无辜的,政府是有罪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引起了各种观点的冲突,同时加剧了很多人信念的崩溃。

阿列克谢耶维奇关心的核心是人与人的生命,关于切尔诺贝利的这本书里有很多对人与科技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谈话者的思想和文化水平虽然不同,但每个人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接触了这个问题。从书里的访谈中可以感受到:对人,对人的生命,对地球上的生物的态度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意识形态等是否合理的标准。

记录战争最真实的一面

除了切尔诺贝利事件,战争也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尤为关注的领域。中国磨铁图书公司近两年出版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四部作品里,有三部都是跟战争有关的。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我还是想你,妈妈》记录了二战中的苏联女兵和儿童的回忆,不过这次是根据作者最新修订完整版重译的,恢复被苏联官方删去和严禁出版的大量内容。

《锌皮娃娃兵》记录了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军官、士兵、护士、妻子、情人、父母、孩子的回忆,书中对战争细节的真实还原,堪称20世纪文学经典。这本书里的一句话,或许能概括阿列克谢耶维奇这类纪实文学作品的主旨:“你们要学会动脑子,免得又被造就成一批新的糊涂虫,一批小锡兵。”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字能让人体会到战争最真实的一面。《出版人周刊》说过:“正如《锌皮娃娃兵》所描述的,不管在什么地方,战争的本质都一样:残忍、丑恶、摧残人性。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些娃娃兵的母亲,尤其是当娃娃兵被装到铁皮棺材里运回家时,母亲们在墓地里讲述着儿子们的事,就好像他们还活着。”

阿列克谢耶维奇不相信既有的文字记录的历史,她曾说过:“我越是深入地研究文献,就越是深信文献并不存在。没有与现实相等的纯粹的文献。”这也是促使她无数次去采访那些战争和灾难中受伤人群的原动力。她所有的叙述,都来自亲历者,都是有血有肉的。正如她自己所言:“我很想了解古希腊:那个时代的人是怎样讲话的,怎样相爱的,怎样上战场的,怎样杀人的,怎样死的——通过普通人讲的故事的细节来了解。每个时代都有三件大事:怎样杀人、怎样相爱和怎样死亡。”她是要记录过去历史上曾被忽略、被无视的那些生命。

伟大的纪实文学作品,既比小说更加贴近现实,同时比小说更加荒诞和富于戏剧性。《纽约时报》就曾评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每一页都是奇异而残忍的故事”,她的作品不是虚构的,却比虚构的文学更加让人难以置信。

有读者给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信,说:“我愿跪在你们面前——谢谢你们讲了真情。过几年再发生新的恐怖时,我们会站在一起,站在铁丝网的另一方。不过,这是将来的事,现在让大家都知道那辛酸的、可怕的真实吧!真实,除了真实之外,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打消我们当奴隶的愿望。”

阿列克谢耶维奇几乎以一己之力,挑战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记载方式,用直面真实的力量,来记录那些从未发出过自己声音的人类的命运,这些都能超越狭义的文学作品,让我们更加接近和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凤文)

阿列克谢耶维奇 主要作品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1986年4月26日,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发生爆炸,邻近的白俄罗斯居民失去了一切。一些人当场死亡,更多的人被迫撤离,放弃一切家产。成千上万亩土地被污染,成千上万的人因20吨高辐射核燃料泄漏而感染各种疾病。

《锌皮娃娃兵》

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很快,阿富汗各派游击队逐渐结成联盟,同入侵者和阿富汗政府军展开了游击战争。《锌皮娃娃兵》记录了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军官、士兵、护士、妻子、情人、父母、孩子的血泪记忆,是20世纪纪实文学经典作品。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超过100万名15-30岁的苏联女兵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她们中有医生、护士,还有伞兵、坦克兵、重机枪手、狙击手等。《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真实记录了她们亲历的那些感人泪下的故事,还有战火中伟大的爱情……书里所有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大量内容曾被苏联官方严禁出版。

《战争中悲惨的女性面庞》

该书记录了200多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俄国女兵的回忆,讲述了她们战前的生活、在战争中遭遇的血腥痛苦与“成长”以及战后的心理变化。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书中记录着受污染的世界里骇人的生活。这些典型的故事分别传达出不同的声音:愤怒、恐惧、无知、艰苦、英勇、同情和爱。阿列克谢耶维奇冒着损害健康的风险,深入前线收集这些珍贵证言,把故事转化成令人难忘的精辟著作,我们只能期盼书中的灾难不会重现。

《我还是想你,妈妈》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年),数百万苏联儿童死亡,本书是幸存者的口述实录。战争发生时,他们只是2-12岁的孩子。《我还是想你,妈妈》就是孩子们眼中战争的真正再现。他们是战争最公正,也是最不幸的见证者。儿童眼里的战争,要比《我是女人,也是女兵》一书里女人的视角所记录的战争更加惊人。

《战争中没有女性》

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一部全景性纪实文学。作者没有像前人一样,选择一个或几个原型,精心构思,写成一篇环绕一个或几个人物展开情节的小说。如果那样做,作者也是有足够的素材积累和驾驭能力的。但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志在开拓,她为自己确立的目标,似是要写出伟大卫国战争中苏联妇女的整体形象。

《二手时间》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新书《二手时间》预计于明年出版,据悉明年1月在中国上市。本书的英文编辑雅各布·泰斯塔德表示:“和其他的书一样,《二手时间》是一本口述史,讲的是对苏联的怀旧之情。为了解苏联给人们留下了怎样的共同心理印记,她走遍了苏联,采访了无数的人。就像她的任何一本书一样,它令人心碎——它记述了身份的丧失,以及在自己已经认不出来的国家中发现自我的历程。这是一部20世纪后半叶的微观俄国史,笔力直抵普京时代。”(平婉)